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
整理丛书

九美奇缘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09097

124.4
3110

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整理丛书

九美奇缘

一九八八年·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京电力大 00052709



内容提要

目

本文物专家村田宁小二先生，在中国友好访问结束的当天深夜突然失踪。后发现他在花园内进行一件令人惊悚的事情：难道他就是当年潜入中国的文化特务“黑鹰”？他与四十年前围绕一件中国文物而展开的殊死搏斗有何关系？当年间谍、士兵、艺女、哑巴、军妓、和尚、疯汉之间的神秘追踪，喋血角逐，令人惊心动魄；恩怨血泪，杀场竞技，处处震撼人心。四十年后“黑鹰”为何再次来到中国？作品以流畅隽永的笔调、惊险曲折的情节、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描绘了蕴含着历史与现实哲理启迪的生活画面，令人掩卷不能、回味无穷。

说

不尽三十春秋血泪恨，诉不完八千里路帝王情；侠女义胆，毒梟奸雄，醒来时，却是一场《寂寥丹青梦》。

喋血黑鹰

流泉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发行
济南白马山彩印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2印张 6插页 248(千字)

1988年10月第一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 5043 0171 X / 1·13 定价：3.30元

《九美奇缘》简介

《九美奇缘》是根据苏州弹词《前笑中缘金如意》与《笑中缘九美图》改编而成。

全书共二十回，描写了明代著名画家唐伯虎的风流韵事。唐伯虎不喜欢靠媒妁之言成家，下决心自访心爱之人结为伉俪。于是，他在南京乡试之后等待发榜期间，由于独坐无聊，便到街上游玩，无意中遇见陆翰林的女儿陆昭容，

更见陆小姐美貌，欲求为妻室，便男扮女装卖身陆府，与陆小姐私订终身，在祝枝山的帮助下与陆昭容成婚。一日，小夫妻戏闹，陆小姐说他只能娶到她，若能照她的样子再娶八美才显风流才子的手段。结果唐伯虎巧施妙计，果然又娶到春桃、罗秀英、谢天香、九空、马鸣凤、蒋月英、李传红、秋香八美，最后终于九美团圆。

全书故事情节风趣动人，有喜剧色彩。表现了唐伯虎、祝枝山、文征明、周文宾四位才子无视权贵，视功名利禄如草芥的坦荡胸怀，揭露了那些封建官僚及贵公子哥的愚昧无知，显示了风流才子们的才华。作者通过戏笑歌颂了才子们的聪明才智，暗示了为官者无才而愚的现实。但是，多妻制属封建制度，应予否定。

B349/03

《九美奇缘》回目

- 第一回 紫竹庵唐寅遇美 (1)
翰林府秀才卖身
- 第二回 唐寅初会陆昭容 (16)
春桃知情定终身
- 第三回 陆小姐与女爱结义 (30)
中解元唐伯虎完婚
- 第四回 观花灯唐寅访美 (49)
入相府巧得玉端
- 第五回 唐伯虎巧戏马文彬 (72)
开异花蒋夫人招婿
- 第六回 京城会试才子落第 (103)
夫妻戏言再访九美
- 第七回 唐伯虎游山遇美 (116)
秋香女一笑留情
- 第八回 船家唱昆歌受赏 (126)
秋香女二笑留情
- 第九回 唐伯虎无钱卖扇 (133)
秋香女三笑留情
- 第十回 唐伯虎卖身进相府 (144)
二奶奶看破唐伯虎

第十一回	唐伯虎拜见老师 二奶好意问秋香	(165)
第十二回	续藏风诗冲撞先生 秋香女一戏唐伯虎	(180)
第十三回	唐兴设计害祝枝山 祝允明下杭州寻友	(198)
第十四回	除夕夜枝山挨门写对 观花灯周文宾遇悍娟	(220)
第十五回	祝枝山入府为媒 王夫人亲口许亲	(257)
第十六回	周夫人应亲纳聘 秋香二戏唐伯虎	(276)
第十七回	牡丹亭秋香负约 文祝入府访唐寅	(310)
第十八回	祝枝山设计斗祖宗 唐伯虎奉命点秋香	(332)
第十九回	唐寅携秋香归里 八美设计藏秋香	(347)
第二十回	华太师苏州认女 唐寅画成九美图	(361)

第一回

紫竹庵唐寅遇美 翰林府秀才卖身

明弘治年间，苏州吴县桃花坞有一个举世闻名的才子，书画家，他姓唐名寅，字伯虎，别号六如。虽不是官宦门户，且喜家传清白。祖父开张锡铺治下一些薄产。唐寅无兄弟姐妹，独承其家。

唐寅自七岁开始读书，十四岁入书院，人人都称他为相公。从此将祖业丢开，熟读四书五经，诗、书、画无所不精。唐寅共有三个诗画好友，一个是祝枝山，一个是文征明，都是苏州人氏，还有一个住在杭州，名叫周文宾。唐、祝、文、周四个人，互相往来，情投意合，每日聚到一起饮酒赋诗，切磋书画及文章，名扬江浙一带。

十六岁之后，当地媒人不断上门，有的甚至硬送庚帖，都把所保的姑娘说得美如天仙，哪知这唐寅生性与众不同，非要自己亲自与姑娘见面才肯对亲。所以将送上门的亲事一一回绝，如不能自己亲见姑娘，情愿无妻独眠。秋天，南京考期已到了，祝枝山前科考中解元，文征明去年丧母，孝服未满，不能赴试，所以，唐寅带了一个书童唐庆，到南京参

加乡试。

转眼三场乡试已经考完，唐寅剩下等待出榜，然后回苏州去。

这日恰好是八月初，凉爽的秋风吹来，远处还不时飘来丹桂花的香味。唐寅独自坐在客店，感到十分孤独寂寞，无奈几个同窗好友又都没在，没心思看文章，也不想吟诗，到思念那广寒仙女临凡，与她浅酌酌饮几杯。胡思乱想终为可望而不可及。唐寅想：既然客舍无聊，不如到街上玩一玩。回头叫道：“唐庆在哪里？”唐庆应声而到，唐寅道：“我到街上走一遭。”唐庆道：“大爷，小人也跟去。”唐寅道：“不用跟去，你在这里小心照管就行了。”唐庆道：“唉呀相公，这个南京城大得很，外头十八重，里面十三门，相公初到南京路不熟，万一走丢了，小人可到哪去找？还是小人跟去的好。”唐寅道：“我就在附近走一走，不用你跟去。”

唐寅出了寓所，缓步走在街上，只见街道两旁买卖兴隆，人来人往，人们都在做买卖交易。清清淡淡的人参铺，沸沸扬扬的茶酒坊，绸缎庄，猪肉店，鱼行，鞋帽铺，上古官窑磁器店，金珠首饰店，说不尽的行行生意，应有尽有。唐寅边走边想：南京地方比那苏州更加广阔，看来看去怎么没有一个佳人可入意呢？

转了一个弯，只见前面有个尼庵，庵前不比闹市，人很稀少。只见尼门半掩不关，不知是什么庵观。唐寅几步来到庵前，只见门上有一块小匾，抬头一看，乃“紫竹庵”三个字。心想：这一定是慈悲观音供所。便大步走入庵门，只见门内停着两乘轿。

此时为八月初旬，天气晴朗，所以庵中有不少妇人来烧香，男人多出来游玩，不但紫竹庵如此，其它寺庵也如此。唐寅进了庵门，到处看这些烧香的妇女，只有愚蠢的没有文雅的，但见粗的而不见精的。忽然听见有些青年男子互相交头接耳地评论说：“大哥，这些姑娘虽然好，只差脚大，实在难看。只有陆翰林的女儿陆昭容小姐好，大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唐寅听了觉得好笑，心想：他们个个貌无惊人之辈，晓得什么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就是我唐伯虎也没有见过，何况他们。唐寅往前走了几步，暗想：不过，他们既然赞美陆昭容，小姐的容貌想必与众不同。待我亲自把昭容小姐看看，不知可合我唐寅的意。

唐伯虎走到观音殿内，随便立在东边，见共有七、八、九个烧香的妇女，哪里有什么俏丽的花容，不知陆小姐在哪里。心想：陆小姐一定在别殿拈香去了，待我四处看看。唐寅正要往外走，只见从里面走出一个年高的老翁，说道：“列位让一让，我家夫人小姐出来了。”有人问道：“伯伯，做什么？”老翁道：“夫人小姐要上轿了，快请让一让。”唐寅心想：莫非就是陆昭容？但见一个丫环走在前，扶着一位老夫人。又有一个丫环在后，扶着一位娇小姐。

唐寅举目一看，唉呀，顿时惊呆了，心想：果然姿色不同，一定是昭容小姐。唐寅心里乐开了花。又见一个尼僧跟在后头，满面春风，殷勤相送，边走边说：“夫人小姐怎么这么着急，茶也不吃竟要去了，贫尼实在不安。”老夫人道：“师太不必远送，请进去吧。”尼僧道：“贫尼奉送上轿。”唐寅立在旁边，只见夫人与小姐各自上了轿，丫环放下垂帘，吩咐起

轿。只见四人抬起轿走了。

书呆子不知此人到底是谁，便走到了师太面前问道：“师太，这两乘轿子好似乡绅模样？”师太回头一看，见一个风流俊俏的年轻书生同她说话，道：“相公有所不知，此乃是陆翰林家的夫人小姐。”唐寅笑道：“哈哈，原来真是乡绅，我的眼力不差。”便不前不后地跟在轿后，还想要看一看小姐。边走边想：我也曾见过不少女子，从未见到一个十全十美的。陆小姐生得实在标致，这样的容貌没处再找。不知小姐如今可受谁家聘了没有，若还未扳亲，正好与我唐寅对亲。我若能得昭容小姐为妻子，就是不取功名心中也快乐。

好一个贪花爱色的唐伯虎，跟在轿后。到了府门口，夫人与小姐下轿，唐寅看出了神，便不由自主的跟到府门口，却被管门人用手一推，推了出去。门人又随手关了大门，往里面去了。

唐寅在外面急得搓手登脚，恨不得插翅飞入府去。又一想：不对，我唐寅乃是有名的才子，难道这一点点小事就如此艰难，不能进去了吗？我偏要打算一个计策出来。如进了陆家大门，到时候见机行事，找准时机面见小姐，以诉情肠，也好显得我苏州才子有名。背着手在墙外走来走去。立了足有一个时辰，也没想出一个好计来。

此时天色已晚，唐寅刚要回寓所。不早不晚，见有一个婆子约五十岁开外，领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子走了过来。边走边自然自语地说道：“丫头啊丫头，但愿夫人小姐中意，好有几个钱让你叔叔做生意的本钱，你亲娘也到手点钱。”说着，只见从耳房进去了，唐寅心想，听她所说的话，好象是

卖丫头的，不知陆府可买不买书童。若是买，我就把这身軀做抵押，卖到翰林家去，自然能见到小姐。也罢，我先等她们出来，问个明白再做道理。怕被人看见，便到远处去等。足足有一个时辰，只见耳房中走出了两个人，仔细一看，正是自己要等的人。唐寅大步上前，拱手一礼，笑着说道：“啊，妈妈，小生有话要问。”婆子抬头一看，见一个年轻的美秀才站在面前，说道：“啊相公，要问我什么事？”唐寅道：“这个女子陆府中不买吗？”婆子以为唐寅要买丫头，说道：“陆老爷说将就买了吧。可夫人小姐不中意不要，相公你……”唐寅笑着摇手道：“我不买，只是随便问问。”婆子又道：“问这个干啥？”唐寅道：“妈妈，不知陆府可要小使吗？”婆子道：“相公，他家不要小使，只要买丫头。若是相公要收小使，只要说明住处……”唐寅不等她说完，忙道：“我家小使很多，哪个要买。”婆子听了很不高兴，道：“真见鬼。”便领着丫头走了。

唐寅听说陆家要买丫头，想：只要丫头不要小使，这这这可怎么办呢？看来我若想见小姐，只有男扮女装，卖到她家做使女，自然天天都可以见到小姐。但这件事情一个人做不来的，一定要与唐庚商量才好。主意已定，便洋洋得意地飘然而去。

回到寓所，已日落西方，轻轻咳嗽了一声，唐庚听见主人的声音打开房门，问道：“相公，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唐寅听了满面笑容，心想：早回来能看陆小姐吗。唐庚见唐寅的样子，说道：“相公，一定是在哪里看美裙钗了吧？”唐寅笑道：“你怎么知道？”唐庚道：“小人见相公这么开心，想必是看见可心人了。”唐寅道：“你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见到的？”唐庚

道：“这个倒不知道。”唐寅道：“唐庆啊，我自己到街上游玩，看见一个紫竹尼庵，有一个美婵娟在庵中进香。此人容颜可真俊俏，离闭月羞花差不多了，仿佛有沉鱼落雁之态。”唐庆笑道：“不知相公可曾同她说话？”唐寅骂道：“狗才，胡说！一个陌生的千金小姐，怎好随便上前同她说话。”唐庆道：“既然不能说话，木呆呆的光看有什么用？”唐寅道：“唐庆，你可不知道，这样美容胜过月中仙子，走路娉婷袅娜从未见过。欲想再见小姐，除非是换掉衣服。”唐庆不解其意，问道：“怎么个换法呢？”唐寅道：“只有扮成女子，卖到她家，就能再见小姐的面了。”

唐庆问道：“相公，你说了半天，到底是啥人家的小姐？小人不知其细。”唐寅道：“那位小姐乃是陆翰林之女，名唤昭容。”唐庆道：“那么就是陆昭容小姐喽。”唐寅道：“正是。”唐庆道：“唉呀相公，怎么发起痴了，这样的人家你是进不去的。”唐寅道：“眼下他家要买丫头，粗蠢的又不肯收，因此我想男扮女装，到陆翰林家去。”唐庆道：“相公，这不是笑话吗？好好的洪门秀士不当，如何倒肯去假扮女子，倘若被人看破，岂不被人笑话死。这可使不得，千万不要在异乡惹出是非来。”唐寅道：“唐庆，我若扮起女子来，保管比那女子还好，谁也看不出是男的。陆翰林夫妇见了我一定喜欢，管教立刻成交。”唐庆道：“相公，倘若人家不要呢？”唐寅道：“我若不到她家也就罢了，若到她家，不怕他们不买的。”唐庆道：“相公，小人劝你差不多就算了，何必引火烧身，拨草寻蛇，自己去无事找事呢？我看还是安心等发榜回家去，做一个逍遥快活的人。”

唐寅有点生气，骂道：“狗才，我去见了昭容小姐，与她早晚亲近，岂不是更快活。我的主意已定，休来阻我。”唐庆听了不敢再劝，心想：踱头呀踱头，哪有这种呆法，不怕吃苦头。既然他非要去，我是仆人他是主子，也只有听他的了。开口道：“相公，既然要卖身，不知怎么个卖法？”唐寅道：“唐庆，我有一个办法在此，你我认为兄妹，扮成乡下人模样。”唐庆道：“姓啥呢？”唐寅道：“只说姓田。”唐庆道：“叫什么？”唐寅道：“你名叫田三早。”唐庆道：“这个名不好听，也太毒得很。”唐寅道：“怎么说这个名毒呢？”唐庆道：“相公，田三嫂乃世上恶物。”唐寅道：“我说的是田三早，听不清吗？”唐庆道：“那相公叫什么？”唐寅道：“我叫田四姐，你要记住。家仍说是苏州吴县桃花坞。只因父亲身亡，连遭颠沛到今。”

唐庆一听感到太荒唐，说道：“相公，使不得，小人的爷爷还未死。”唐寅道：“死了田三早的父亲与你什么相干。”唐寅又道：“只因家贫难以度日，兄妹二人与母亲，三人一同来到了南京，流落它乡，母亲死于招商店，举目无亲，所以将妹子卖了，好成殓亲娘。”唐庆听了笑道：“这事可真是新闻，但相公一定要卖身入府，唐庆如何敢不听。但有两套衣服当买，只好去买现成的。”唐寅道：“唐庆，天色尚早，你去买了，明天就要去的。”唐庆道：“相公，拿银子出来，小人就去买。”

好一个唐呆子，一心要去看陆昭容，就拿了钥匙開箱子，取出一对花银，交给了唐庆。唐庆不敢停留，匆匆出外去了。唐伯虎独坐书斋，仍然痴心梦想见到昭容小姐。自然自语道：“啊呀小姐，我千思万想你，不知你可把小生记在心上。”一会儿，见唐庆回来了，对唐寅道：“相公，衣服买来了。”唐

寅道：“花了多少银子？”唐庆道：“共用了七两八钱。”唐寅道：“不错，干得不错。不过你我当表演一番，免得明天出错。”唐庆听说要试演，突然想起有的东西还没买，忙道：“慢着，还有一件东西没买。”唐寅问道：“什么没买？”唐庆道：“女鞋。”唐寅道：“为什么不一块买？”唐庆笑道：“哈哈，相公，真是外行，只有这个东西店家不卖。”唐寅听说店家不卖女鞋，有点着急，说道：“唉呀，这可怎么办呢？”唐寅这回可呆了，想来想去也没有办法。唐庆笑嘻嘻地说道：“相公，不要慌张，计策已经想好。让我找店主的女儿连云妹妹商量。”唐寅道：“怎么商量呢？”唐庆道：“这个丫头长了一双好大的脚，与相公的脚仿佛差不多。”唐寅哈哈大笑道：“差不多便怎么样？”唐庆道：“借来呀。”唐寅道：“她若不肯呢？”唐庆道：“若是连云妹妹不肯，就送给她三百铜钱。”

唐伯虎听了心中欢喜，笑着点了点头。

二人正在说话，恰好连云从内院走出来，见了唐寅问道：“唐相公回来了？”说着就把晚饭摆了上来。唐寅去了半天还不曾吃饭，见了饭才感到自己实在是饿了，便饱餐了一顿，然后客气地说道：“多谢姐姐。”连云回身刚要走，唐庆道：“妹妹。”连云收住脚，回头问道：“什么事？”唐庆道：“我们相公待你如何？”连云不解其意，回道：“好啊。”唐庆道：“有一件事要与妹妹商量，不知肯不肯？”连云问道：“什么事？”唐庆道：“你有鞋子吗？”连云更加糊涂，回道：“有啊。”唐庆道：“我家相公要借借。”连云听见唐庆又要借她的鞋，说道：“胡说！唐相公借我的鞋干什么？”唐庆还没有回答，只听唐寅笑道：“我自妙用。”连云道：“相公，这件东西不好随便借的。”唐庆道：“妹

妹，相公不是白借。你若肯把鞋借给相公，送给你铜钱三百文。”连云听说要用三百文钱买，心想：他们要干什么呢？我得问个明白。便问道：“到底干什么用？”真是有什么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奴仆。只听唐庆道：“不瞒你说，我们相公与朋友赌东道，相公若扮女子走到贡院里，他就学公鸡叫。”连云道：“啊呀，要死啊，这个东道赌得不好。”唐庆道：“我们相公平日里闹惯了。”连云信以为真，就把头点了点，同意了。唐庆道：“妹妹，千万不可对主母讲，更不能对他人说。”连云道：“放心吧，过一会送来。”

唐寅听了心中喜洋洋。连云因贪取三百铜钱，就将脚上的裹脚布取下来，又拿了一双半新不旧的鞋，瞒过母亲，拿进书房去了。唐寅让唐庆取了三百文钱交给连云。

连云走后，主仆二人各自换了衣服，唐庆见唐寅换上女装后象极了，两人按所说的演了一遍，也成功极了。

五更时，主仆二人悄悄起床，唐寅换上女装，唐庆见主人扮女人的样子就想笑，唐寅道：“唉呀唐庆，到了陆府要啼哭不可发笑，不然是会露出马脚来的。”然后唐庆也换了衣服，二人偷偷地出了寓所，一直朝陆府走去。

主仆两人来到陆府门外，唐庆道：“从哪进去？”唐寅如此这般地告诉了一遍。二人来到耳房边，坐在石沿上，唐庆掩面大哭，唐寅学女子之声轻轻啼哭。来往行人都站住观看，惊动了陆府管门人陆科。

陆科早起坐在耳房无事，忽然听见门外有悲切的哭声，便打开耳房门走了出来，见一男一女坐在街沿上哭，忙问道：“你二人为何在此啼哭？”唐庆见陆府果然有人来问，便站

起来回道：“伯伯，我们是同胞兄妹，只因母亲染病死于招商店中，衣棺全无，欲将妹子卖钱，好换一副棺木成殓亲娘。”陆科一向为人心肠软，听了唐庆的话又信以为真，暗想：客邸丧母确实伤心，我家老爷、夫人正要买一个丫头，昨天杨妈妈领来一个又不中意。我看这女子比昨天的好多了。待我去禀知老爷，说不定能中意也未可知，办成了也算我做了一件好事。常言道：人行方便己增寿。门公主意已定，上前说道：“你们不必伤心，我家老爷、夫人正要收买使女，待我回明老爷，成与不成，就看你们的造化了。”唐庆装出高兴的样子，开口道：“妹妹，快来多谢伯伯，我们碰上恩人了。”陆科道：“你们兄妹坐在这里象什么样儿，到耳房略坐一坐吧。”主仆二人便进了耳房，陆科进内去了。

此刻，陆翰林用过早饭，正独自坐在书房看书。陆科上前道：“启上老爷，门外有两个乡下人，是一对兄妹，说是母亲死了无钱葬母，急着卖妹妹然后成殓。老奴心下不忍，特来告诉老爷，若要收买使女，可唤他兄妹进来问一问，老爷若中意，便收买入府，也成全他们兄妹的一片孝心。”陆翰林道：“胡说！我要收使女自有杨寡妇领过来，过路之人要她干什么？快告诉他们去吧。”

陆科不敢多言，回到耳房告诉了田三早，唐寅可急坏了，假装掩面哀哭。唐庆上前叫道：“伯伯，这可如何是好？”陆科道：“小官人，我家老爷说了头是要买的，只是因为没有人所以不要。”唐寅哭道：“伯伯，我们从姑苏到此，投亲不遇，母亲又死了，并无一个相识之人，真正是举目无亲了。”陆科听了也觉伤心，道：“这也实在可怜，如今且再坐坐，另

寻别路便了。”

唐寅听了心中慌张，暗想：我是为了陆小姐而来，哪知画虎不成反成恨。

且说陆翰林喝退了陆科，自己又想了一想，觉得这兄妹实在可怜，心想：我与夫人年近花甲并无后代，只有一个女儿，权为半子之靠。人若无后万事皆虚，枉有万贯家财，不如乐得行个方便好。兄妹二人母死无棺，此乃人间莫大之苦，女子愿意卖身丧母，其孝心可佳。不如唤她进来，看得中意我就买了，若不中意，给她几两银子成殓母亲，我也积点阴德。想罢，陆翰林忙喊书童道：“三元。”陆三元听见老爷叫他，急忙答应。陆翰林道：“你到耳房问陆科，卖身的兄妹走了没有，若未去，唤他们进来。”

陆三元奉了老爷之命来到耳房，见了陆科问道：“伯伯，方才卖身的兄妹去了没有？”陆科道：“还没去。”陆三元道：“老爷叫他兄妹俩进去。”唐寅听说陆老爷叫进去，急忙站起，假兄妹同三元入内去了。

来到书房外，三元对唐寅道：“你且在此等一等。”三元自己先进书房回老爷。外面陆府的仆妇们听说此人要卖身丧母，大家都来看热闹，都说这乡下女子长得不错，夫人、小姐一定中意。不一会儿，只见陆三元走出来，说道：“卖身的，老爷叫你们进去，见了老爷可要叩头。”唐寅心中欢喜，只有唐庆心怀鬼胎，硬着头皮跟了进去。陆三元道：“老爷，那卖身的女子来了。”唐庆急忙下跪道：“老爷在上，小人叩头。”陆翰林道：“罢了。”唐庆立起身来，回头对唐伯虎道：“妹妹，老爷在这里，快快叩头。”那唐伯虎低了头，紧着喉咙道：“老爷在上，